

民国往事中的东 北颜值最高文武双全拥有 佛缘名字慈灯出身社会底层 用笔尖抗争疾呼的男神他把目光

聚焦于揭露社会

深层穷苦弱小百姓和傀儡军队等真实的惨相与阴暗无情腐败贪婪充满尔虞我诈的混沌世界里以暗讽隐晦的手法大量书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以及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中生活在殖民统治下水深火热中被欺压受苦受难却不甘亡国的穷苦百姓发出的呐喊控诉和愤争中的文章看似他远离政治却与时事从未脱离的现实主义勾勒的笔触都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消解和形式上与独裁统治者对抗下的作品虽然短小精悍往往只写一个小人物或一件小事聚焦生活的小片段犹如挂在日本侵华罪恶史墙上的每一帧照片都有一副苦难而扭曲的面孔在诉说现实的苦难里反映出最痛苦最挣扎最屈辱最无尊严最令人心碎最激发人们抗争呐喊和最展示人性强大与弱点彷徨与深思的矛盾心理涵盖了勾心斗角的小职员精打细算的家庭妇女赤膊的脚夫奔跑街头的人力车夫争斗打拼的码头工人受人白眼的茶馆伙役奸诈势利的当铺掌柜低俗可悲的街头妓女贪图小利的食肆小二嘶哑叫卖的报童泼皮无赖的流氓打家劫舍的强盗欺压百姓的军阀勾结胡子的地主等社会下最底层最草根最可怜最屈辱最色厉内荏却无可奈何但又热爱生活的各类人群和最腐败最贪婪最无趣最好诈最卑躬屈膝和昧着良心背叛生活的那些人的故事令他他的作品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更多是他的草民经历眼见所闻切身感受和观察到的社会众生相使这位东北沦陷期的传奇人物由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百姓作家转变为受东北左联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改名夏园在对敌斗争中还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他出身贫寒一生传奇做过苦工服务过傀儡军队参加过抗联当过地下党站过讲台做过中央领导秘书下放过农村

夏园

杨慈灯著

卷四 童话故事

1930年至1945年15年间作品竟达千万字讲述着伪满洲国那片地域那个时空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三年三月

目 录



童话之夜

- 自序 / 002
- 金丝鸟的幻想 / 003
- 饱餐 / 009
- 蝇的对话 / 014
- 蜂的彷徨 / 018
- 鸡和鸭的辩论 / 026
- 学高尔基 / 029
- 人和蚯蚓的头和泥土 / 035
- 成神的老婆子 / 037
- 掌自己耳光 / 042
- 小羊 / 045
- 无边际的幻想 / 051
- 和影对谈 / 063
- 各处寻来的故事 / 065
- 一年的梦 / 082
- 一瞪眼的工夫 / 092
- 一夜的梦 / 097
- 砍树 / 108

月宫里的风波

月宫里的风波 / 114

成名的梦 / 120

河 / 126

螳螂学者 / 130

山神老爷的泪 / 133

旁听 / 143

失恋的猪 / 146

荣归 / 150

一万元和五千元 / 159

春夜 / 165

三姐妹的幸福 / 170

脏土堆里 / 173

神的恩惠和罚 / 178

人类的脚 / 190

十个仙女 / 193

秋天的坟里 / 202

希姑 / 208

作家的手 / 213

小益明的梦 / 217

童话故事

鬼的话 / 228

驴的伤心 / 232

深林的战士 / 236

狮与虎的怨仇 / 240

鹦鹉 / 246

毛毛虫和蚂蚁 / 249

老画家 / 253

一棵小草 / 257

恐怖的夜 / 259

怪物 / 261

一滴死寂的溪水 / 264

鸡小姐 / 266

梦 / 282

慈灯童话集

- 童话集（译） / 292
- 猫的故事 / 305
- 未来世界的文学家 / 308
- 盗马的贼 / 314
- 复仇 / 318
- 被弃 / 320
- 红英的死 / 322
- 爱情 / 326
- 妖魔的箭 / 328
- 狐仙庙 / 331
- 蝴蝶诗人 / 338
- 飞虫 / 341
- 强硬的汉子 / 343
- 林中 / 346



童话之夜

自序

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笨虫，产出来的东西不消说一定是稚嫩甚至于是可笑的。可是我在军队里混饭吃已经有十来年了，脸皮厚，胆子也大。什么丢脸不丢脸全不管。

所以，实业洋行的经理薛吉纯先生写信问我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印出来，我马上说愿意，这样，就印出来了，真的一点不撒谎。

《泰东日报》的薛连城先生，为了印这本书，不知道跑了多少腿，电车费花了无数，每天晚上到书局去校对，焦急的汗水不知付出了多少。

还有《泰东日报》的林明海先生，废寝忘食地为这本书画封面，我怎能不深深地感谢呢？

慈 灯

金丝鸟的幻想

月夜——静静的，一点风都没有，树叶在黑影里悄悄地谈着话，蝴蝶在花叶底下舒舒服服地睡着觉，有一大队蚂蚁顺着平静的溪边游行，在溪水里倒映着草叶的上半身，有两条活泼的幼小的鲫鱼从石板底下慢慢地渡出来，奇怪地看着水里反映的月光，在一个院落深远的人家的房檐底下挂着精致的鸟笼，这里面住着太平的金丝鸟，她的羽毛光滑，小嘴尖尖的，圆圆的小眼睛像宝石似的放光，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她还没有睡觉，因为她苦闷，她已经厌倦了狭小的笼中的生活，只有这么一小块地方，不能高飞，只能勉勉强强地慢慢地跳跃，要想到树枝上和那些快活的小鸟谈天，这简直是梦想，希望飞到溪边看看小鱼游戏也办不到，啊，多么苦闷！在这狭小的屋里四面八方全部是密密的栏杆，好像囚犯一样，金丝鸟很羡慕木星的光，她时常想，木星里的世界一定比人类的地球好得多，如果我能到木星里去……

这样一想，好像是真的，金丝鸟啄碎了竹棍用全力飞出庭院，飞到树的上方，从溪水顶上经过，又穿过平静的原野。

有几个和星光差不多明亮的萤火虫在坟地里飞着，高大的松树里有几只黄雀，听见金丝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奇怪地说：“那是谁？在这样的深夜要飞到什么地方去？”高傲，本是金丝鸟的脾气，她理也不理，从高岗上面飞过，一只母白兔在高岗上——她的丈夫出去一天还没有回来，她很忧虑地盼望着。

金丝鸟用力地往上飞，她敏捷地扇动着翅膀，很快活地离开了大地，越出高峻的山峰，接近了云层，不停地飞着，有几颗盘踞在低空的星星被她抛在下面，她一直对着明亮的木星，木星的位置她终于到达了。

多么奇怪的世界！

木星里没有人类的建筑物，这里面全是自然的生长，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一到就看出来木星的世界比人类的地球美好多了。

——人类的地球，进步迟缓，文化像停顿了一样，多么讨厌啊！

木星里没有人这种可诅咒的东西。

金丝鸟欢欢喜喜地落下，她有点疲乏，这一段长长的路途她能够一气飞到实在想不到。

她很有些为她自己的这种本领吃惊并且骄傲。

她落下的地方正是一片丰肥的菜园，菜花的芬芳四散，蝴蝶成群，颜色鲜艳，雪花似地活泼地飞着，好像肥皂泡一样五光十色的辉煌，有两只蓝色的野兔忙着栽种。

金丝鸟四面一看，非常吃惊，多么美丽动人的世界呀！这么好的世界她连在梦中也没有见过，蓝色的野兔发现了她，暂时地不说话，默默地望着她稀奇的，但是并不吃惊也不厌烦。金丝鸟休息好翅膀，轻轻地踱到野兔跟前。

“你是——谁？”亲切地问她。

金丝鸟一时答不出来。

“我是……是的，我是金丝鸟。”

“金丝鸟？”他们不了解，好像没有见过：“那你从哪里来的？”听到他们诚恳的声音，金丝鸟没有勇气撒谎：

“我是从地球来的……”

“地球？人类的地球吗？”

“是的？不错。”

“啊！辛苦辛苦，我们的祖先从前也是从地球来的，这没有关系，最近，有许多从地球来的，在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没有区别，你可以选定你欢

喜的工作好好地生活，不过你要换一件衣服，不单是外表，连内心也是，你可以去，从这里往北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池子，你到那里去就会明白。”

金丝鸟不知有多么感激，她在路上碰见四只狐狸，都是蓝色的皮毛，态度庄严，温和，都拿着书，一边走一边认真地读，她问过道路，迅速地走去，终于找到那面池水。

这池水在花园中间，鲜艳的红色的树身盛开着金色的美丽的小花，浅蓝色的草叶上端浮着一层银的果实，香气扑鼻，好像进了香水店。

有个老年的健康的卜鸽安安静静地坐在池边的石凳上，两手捧着书本，戴一副非常小的眼镜，从书页里稍稍地一抬头看看金丝鸟，向她招招手：

“到这里来吧！”

又问她：

“从金星来的吗？”

“不是。”

“那么是……？”

“从地球来的。”

老卜鸽满意地点一下头，把书本放在膝头上：

“好！你在地球上生活好吗？”

“不好，我是被锁在笼中。”

“那更好，所有的生物必须有这种经验和教训，不然，他的头脑不会清晰，——哎！跑到哪里去了？”

从放光的草堆里跳出一只鸭子，她在嘴里含着书，这鸭子的颜色也是蓝色，金丝鸟奇怪地想：莫非说，木星里的生物全是蓝色的？

老卜鸽命令鸭子说：

“把她的衣服和心换一换吧！”

鸭子把书本放在草叶上，金丝鸟笑一笑：

“跟我来吧！”

在池水附近，隔着一层树林的岩石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石头箱子，鸭子

从草叶底下找出铁的小小的钥匙，把石箱的盖打开：

“进来吧！”

金丝鸟有点害怕，后退：

“要做什么？”

“在这里面改换你的衣服和心。”

“这怎么能？……”

金丝鸟踌躇地张着嘴。

“我们——”鸭子说，“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是在这宝贵的箱子里换好衣服和心的，而你怎么，不愿意？”

“不——是……”

金丝鸟踌躇了好久，寻思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进去了。

鸭子在外面，把石箱的盖锁好。

金丝鸟在石箱里什么也看不见，在石箱的后面有个小小的，还没有米粒大的洞穴，她想，这大概是通空气的，待了一会，她觉着热，石箱的外面好像生了火似的。

里面渐渐地热起来，她流着滴滴的汗水，不安地走着，但是越走，汗水越多，显然地，这石箱好像在火上烤着一般，一刻比一刻难熬，她受不住，想出去，可是办不到。石箱发红了，她的羽毛被烤焦，渐渐地变成黑色，弯曲着，很快地熔化，痛得厉害，她喊起来，大声叫着救命，没有人应声，她昏了几次，痛得死去活来，她非常后悔，为什么要听信鸭子的话，明显的她是受了骗，悔恨和悲哀，痛苦和伤心，死灭的恐惧包围着她，她相信自己是没有活的希望了。

她悲痛地昏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石箱的盖已经打开，鸭子哈哈大笑着立在旁边，老年的卜鸽微笑着在那里看着她，她全身的羽毛已经脱光了，老卜鸽说：

“太无能。”

又吩咐鸭子：

“你把她背起来吧！”

鸭子把她背到池边，推她下水，她觉得羞耻难当，可是，看，多么奇怪！一进水里，她觉着痛楚，完全失去，连痛过的事也忘记，更奇怪的是，她全身的羽毛又很快地生长出来，比原来的还美丽结实，她从水里出来一看，哇！浑身上下全是蓝的，和野兔的、狐狸的、老卜鸽的、鸭子的颜色全都一样，这使她非常欢喜。

老卜鸽给她一本书：

“你读读这个，这里面写着以后怎样生活。”

从这以后，金丝鸟就生活在木星的世界里。

她在一处开遍了野花的沙岗下面，选择了一片田地，动手耕种起来，野兔一家和她很亲密，时常往来，她又认识了松鼠兄弟，蛤蟆姊妹，还有云雀，空中的掠夺者老鹰，在这里是非常温和的，他的鹰钩嘴，已经修直，爪子已经不像从前一样锋利了，喜欢讲笑话，唱起忏悔歌来总是汹汹地流眼泪，是个聪明可爱的怪物。

金丝鸟学会了许多新的悲壮的歌，又学会许多种有意义的舞蹈，更可喜的是她改变了头脑的内容，有一回，她去参加舞会，在这里她看见许多快活的伙伴，年轻的虎最有趣，他让大家骑在他的背上，他满不在乎地舞起来，群众鼓掌，无论谁都高兴，金丝鸟在地球上养成的高傲的习惯在这里完全消灭了，她谦虚，和蔼，有理性，有十足的集体的性格，向上发展的基础磨炼得很深……

金丝鸟在笼子里，幻想到这里，越发地兴奋，怎么也睡不着觉了。明亮的月光慢慢地从一团散漫的云影里穿过，大地暂时地朦胧了一下，等月光出了云影，世界又光亮了，金丝鸟苦闷地想着：

“如果我真的能够到那可爱的木星里……”

然而狭的笼的事实铁一般摆在面前，她用翅膀碰碰竹竿，坚硬，又用尖嘴啄啄笼底，结实，栏杆是密的，上下全是不通空隙的木板，挂在房檐上的钩子是钢的，连接着房檐是铁钉并且环着粗铁丝，她如果用嘴啄竹棍，啄不断，用肩头碰，碰不碎，用头撞，用屁股，这更不行了！

用足吧？金丝鸟的足是瘫软的，唯一的本事是立在横杖上，她的声音震不碎

竹笼，她没有力量，飞不出笼子。

多迷恋人的心灵，那木星里的光景，生物的皮毛全是蓝的，金的树，银的果实，没有刀或剑，鹰的嘴是直的，脾气是和蔼亲切，大家自由地生活着，愉快地唱歌，欢乐地跳舞，随心所欲地工作，真理的书，这些，这些，啊！金丝鸟能不能真的飞向木星里去呢？

她不能，不能够，因为笼子的事实比什么都强硬，她没有踹碎竹棍的足力，没有撞断栏杆的勇气，她的肩头软弱，声音细微，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金丝鸟又幻想起来了，幻想她那幻想的木星里的美好。这时候，树叶已经不谈话，他们是疲乏了，都睡熟了，花叶底下有只蝴蝶从梦中醒来，翻了一个身，打一个哈欠，又睡过去……

一切都是寂静的，美丽、凉爽的夏夜轻轻地接续着……

饱餐

老婆子要出门，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她也没有心思收拾，因为她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逃跑了，早晨起来。她发现女儿的床上是空的，等了一个早晨，总不见女儿回来，她各处寻找全没有，她决定出去追赶——急急忙忙地锁了门，慌慌张张地跑出去……

屋里只剩下黑猫，他蹲在门后，疲乏困倦，想着他一夜的梦，他梦见和花猫小姐结婚，这情景是美丽的，热闹的，他还在想重入梦乡，老婆子走后，他跳到床上，心满意足地闭着眼，很快的，他又睡着了。在鼠的穴里，仅仅露出鼻尖、观察了好久的老鼠，这时，赶紧地跑进去报告她的发现，所有的老鼠都在集合，吱吱吱吱地开会议，年老的祖母是一只有经验而且学问高深的老鼠，她简简单单地说明了她的计划和实施要领，马上就指挥老鼠们开始干。

四只有力气的老鼠悄悄地爬到高大的花瓶后面埋伏着，一只灵敏的老鼠立在花瓶前面高高地大叫一声。

黑猫惊醒了，他瞪圆了炯炯的黄眼珠一看，胡须直立起来：

“噢！混账东西！胆子真大，敢跑到那上面……”

从床上一窜而下，像箭似的跳到桌上，正对着叫唤的老鼠，在这一瞬间老鼠急忙飞跑到花瓶后面，那四只老鼠飞快地把花瓶一推，正巧，把猫的头压在下面，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从四面包围，狠狠地下口咬猫。

猫已经昏了，他挣扎着不能起来。

胜利的老鼠们快活地大叫、鼓掌、跳舞，把尾巴像手巾似的耍起来，有两只老鼠跑到碗柜上，争抢着大嚼，最年老的有学问的老鼠发现这个十分生气地大叫：

“可恶！赶紧给我滚下来！”

哪敢不滚下来？一面拼命地大嚼，一面急急忙忙地离开碗柜，还恋恋不舍地回头望，年老的老鼠分配年轻的老鼠，叫他们收集食物，全都搬到洞里。

年轻的老鼠们不大欢喜这种苦工，他们看见食物早就动了心，眼睛发红，食欲燃烧着，一个年老的老鼠不放心，他立在发昏的猫的身旁，用前腿碰碰猫的屁股，大声问：

“蠢奴！你怎么样？完蛋了吧？”

黑猫一声不响，动也不动。

年老的老鼠非常满意地哈哈大笑说：

“这畜生，终于死了！大害已去，还怕什么？”

有一只瘦小的鼠，他病了好久，想吃东西，他跑到厨房，在搁板上寻到一碗残余的白米饭，旁边还有几块丰肥的、落满了尘土的咸萝卜头。

“哎呀！这真是好东西！”

他四面看看，没有什么危险，舒舒服服地坐下，用两只前足捧着碗，张开大嘴，欢欢喜喜地吃起来。

先头立在花瓶前面高叫的老鼠，他本来是很灵敏的，很容易地就发现了米包，这是在厨房邻壁的黑屋子里，这地方他来过两回，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总没有得到机会饱嚼，都是因为那猫畜生，现在，猫已经丧命，什么也不怕，他径直地奔着这个目标，心满意足地坐在米口袋中间，不慌不忙地大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在嗓门里哼哼呀呀地唱。

这是一只母鼠，她吃饱了肚子，各处游荡着，无意中走到姑娘的闺房，在旁边的小桌上发现了好多东西，镜子，雪花膏，扑粉，口红，还有一些别的精致好看的小东西。

她跳上小桌，立在镜子前面——吃惊不小，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镜子里这东西，镜子里，有只老鼠的嘴脸和她的貌相一模一样，她瞪大了眼睛看，镜子里的老鼠也瞪大了眼睛，她跑到镜后，什么也没有，只有墙壁，这真使她纳闷。

她的母亲，一只肥胖的老鼠从后面来了，远远地喊她：

“丫头，你在这干什么呀？”

她头也不回地说：

“妈，你快来看！这东西一定是宝贝！”

母亲明白这东西，她看见过，并且知道它的用处。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脸……”这样给女儿解释。

“是呀！我看见了，那么……”

“那你听我说，这东西，人间的女人是喜欢的。”

“这个呢？”女儿指着扑粉问。

“把这东西抹在脸上是会美丽的。”

“是吗？那么，让我来点吧！”

还没有经过母亲许可，她急忙掀开扑粉的盒盖，把尖形的面孔在粉盒里滚了两滚，这么一来，她的头脸变成了白的，对镜子一照，非常吃惊，连鼻孔里面也变成白色的了，母亲看着，情不自禁地捧着肚子大笑……

碗架里有两只老鼠因为争抢一碗菜汤竟相互地争打。

“这是我先发现的……”

“什么？你不能全吃！”

“该死！你快给我滚！”

“我不！”

“我咬死你，浑蛋！”

“你敢？”

勇猛地跳起来，果敢地碰在一起，用嘴咬，用肩头撞，滚倒，爬起，用力地厮打，菜汤的碗倒了，直等到此刻，总不见搬来食物的年老的老鼠实在不耐烦再等了，他大声呼喊，召集他的子孙，所有的老鼠都吃饱，忘记了任务，他们快快